

A NOVEL

LOST & FOUND

失物招领

[澳] 布鲁克·戴维斯 著
林师祺 译



BROOKE DAVIS

中信出版集团

LOST & FOUND

失物招领

[澳] 布鲁克·戴维斯 著
林师祺 译

BROOKE DAVIS
A NOVEL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失物招领/ (澳) 布鲁克·戴维斯著; 林师祺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3

书名原文: Lost & Found

ISBN 978-7-5086-8349-2

I. ①失… II. ①布…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8919 号

Lost & Found

Copyright © Brooke Davis 2014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Zeitgeist Media Group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本著作译文之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湾爱米粒出版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使用

失物招领

著 者: [澳]布鲁克·戴维斯

译 者: 林师祺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京权图字: 01-2017-7104

书 号: ISBN 978-7-5086-8349-2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谨献给爸妈

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法感谢你们创造了我

第一部分

米莉·伯德

米莉的狗狗兰博是第一个让她见识到死亡的动物。她看到它倒在路边的那个早晨，天空沉甸甸，浓雾如同鬼魅般盘旋在它变形的身躯上方。狗狗的下颚和眼睛都张得老大，似乎正在狂吠。兰博左后腿指向平常不会伸展的方向，雾气绕着他们飘，天空乌云密布，她怀疑兰博是不是就要变成大雨。

她把兰博放进书包拖进屋里，她的母亲才想到要告诉她世事运作的原理。

母亲用吸尘器清理起居室，大吼着，它去了更好的地方。

更好的地方？

什么？对！就是天堂，宝贝，你没听说过吗？那间该死的学校什么鬼都没教你吗？脚抬起来！就是狗狗的天堂，那里随时都有狗饼干可吃，想在哪里屙屎就在哪里屙屎。脚可以放下了。我说，脚可以放下来了！我不知道，也许它们拉出来的都

是狗饼干，所以狗狗在那里就是屙屎、吃狗饼干、跑来跑去、吃其他狗狗拉出来的东西，也就是狗饼干。

米莉想了一想。那么狗狗为什么要在地球浪费时间？

什么？呃，它们必须先努力过。它们必须先待在地球，等人投票给它们去更好的地方，就像狗狗版的《幸存者》。

所以兰博在另一个星球啰？

呃，对，可以这么说。你真的没听过天堂？没听过上帝坐在云雾中，地下有撒旦这些事情？

我可以去兰博的新星球吗？

她的母亲关掉吸尘器，直勾勾地盯着米莉。除非你有太空船。你有太空船吗？

米莉盯着自己的双脚。没有。

那么你就不能去兰博的新星球。

几天后，米莉发现兰博绝对没去新的星球，其实，它就在他们家后院，被草草埋在《星期日时报》底下。米莉小心翼翼地掀开报纸，看到兰博，可是那不是兰博；身形缩得更小，已经腐烂，遭蛆虫啃噬。此后她每晚溜到院子里，直到狗狗的身体化为虚无。

第二次让她见识到死亡的则是马路对面的老先生。车子撞到他之后，她看着他飞到半空中，而且仿佛还看到他微笑。他的帽子落在“行人优先”路标上，拐杖在路灯下弹跳着。接着，

就是他的身体撞上人行道。她穿过大人们的腿，不顾众人的惊叹声，跪在他的面前。她深深地望进他的眼眸，他回望的眼神如同画里的人。她的手指抚过老先生的皱纹，纳闷着他能拿每条皱纹做什么用。

后来有人把她抱走，要她遮住眼睛，因为她只是个孩子。她绕远路走回家时，心想，也许该问问爸爸人类天堂的事情。

小家伙，世界上有天堂，也有地狱。坏人就会下地狱，例如罪犯、骗子，还有停车巡查员。天堂呢就是好人去的地方，好比说你啊我啊，还有《厨艺大师》里面那个温柔的金发阿姨。

到了天堂之后呢？

上了天堂就和上帝、吉米·亨德里克斯^①当朋友，随时想吃甜甜圈都可以。如果下地狱，你就得……呃，跳玛卡莲娜舞，而且要跳个不停，配乐还是《火爆浪子》主题曲。

又好又坏的人要去哪里？

什么？我不知道？宜家家居吗？

你可以帮我做太空船吗？

等一下，小家伙。能不能等下次广告再聊？

她很快就发现，周遭一切都在不断消逝、干枯。虫子、橙

^① Jimi Hendrix (1942—1970)，美国著名乐手，有吉他之神的称号。——译者注，下同。

子、圣诞树、房子、信箱、火车之旅、马克笔、蜡烛、老人、年轻人、不老也不年轻的人。她不晓得在“死掉的东西”本子里记录了二十七种生物之后——蜘蛛、鸟、奶奶、邻居小猫格特鲁德等——她的爸爸竟然也会被写进去。她用占了笔记本两页的超大字母写在二十八号的旁边：我爸。好一阵子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死命盯着这些字母，直到她想不起这些字的意义。她半夜假装自己已经睡着，其实就坐在父母卧室外的走廊上，拿着手电筒看着本子，听着母亲的气息。

等待的第一天

玩连连看时，米莉永远是“第一个点点”，妈妈是“第二个点点”，爸爸是“第三个点点”，这条线就从第一点的肚子往外延伸，连到第二个、第三个点点——这两人通常是看着电视——再接回来形成一个三角形。米莉会在屋里跑来跑去，红发在她的脑袋瓜上蹦蹦跳，三口之间的三角形在家具之间旋转。当妈妈说，拜托你别这样，小米莉，可以吗？三角形就会发出巨吼，变成巨大的恐龙。当爸爸说，过来坐在我旁边，小家伙，三角形就蜷缩成怦怦跳的大心脏。怦怦，怦怦，她低声轻语，笨拙地跟着心跳节奏蹦跳着。她就窝在第二个与第三个点点之间的沙发上，“第三个点点”握着“第一个点点”的手，眨眨

眼。电视上闪动的画面在黑暗中照亮他的脸庞，怦怦，怦怦，怦怦。



“等待的第一天”，米莉就站在妈妈指定的地点，就在“大尺码女性内衣裤”附近，对面的塑胶模特儿穿着夏威夷衫。我马上回来，她的妈妈说，米莉相信她。“第二个点点”穿着金鞋子，那双总是让她的脚步声大如爆炸声的鞋子。她走向香水柜台——怦！——经过男装部——怦怦！——然后完全离开她的视线范围：怦怦啪啪！“第一个点点”与“第二个点点”之间的线越拉越长，米莉看着这条线越来越细，最后几乎完全消失在空气中。

怦怦，怦怦，怦怦。

此后米莉永远记得这个画面，记得母亲的身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在她一生中，这个画面会在不同时期重复出现在眼球后方。例如当电影中的人物说，我马上回来。当她四十岁时看着双手，却认不得那是自己的手。当她想到笨问题，却不知道世上有哪个人可以问。当她哭泣。当她大笑。当她希冀某件事。每当太阳没入水中，她总是没来由地感到恐慌。购物商场的自动门总令她焦虑。当某个男孩初次温柔地抚摸她，她便想象对方消失在地平线彼端，远到她绝对够不着。

然而此时，她还完全不知情。

此刻，她只知道脚站得好酸。她拿下背包，爬到“大尺码女性内衣裤”架下。妈妈说，有些女人看不到自己的私处，因为她们吃了整桶的鸡肉。也许这些内衣就是给那些女人穿的。米莉从未见过整桶鸡肉。但是我希望，她轻柔地摸着内衣，大声说，有一天能看到。

坐在大尺码内衣裤底下很舒服。衣服挂得很低，就快碰到她的头，离她的脸好近，她都能闻到这些内衣裤的味道。她打开背包，拿出一盒妈妈帮她准备的冰果汁。她用吸管吸着饮料。在内衣裤空隙中，她看着人们的脚走来走去。有些要往某些地方去，有些哪里也不去，有些跳着舞，有些蹦蹦跳跳、拖着走，或是鞋子发出啾啾声。有小脚、大脚、不大也不小的脚。有球鞋、高跟鞋、凉鞋。有红鞋、黑鞋、绿鞋。但是没有金色鞋子，没有大如爆炸声的脚步。

一双蓝色橡胶靴缓慢地踏过。她低头看着自己的鞋。我知道你很嫉妒，她对鞋子说。可是我们必须留在这里，妈妈说的。她伸长脖子，看着那双橡胶靴蹦蹦跳跳走向玩具区。好吧，她说。她从背包里拿出“死掉的东西”本子，撕了一张纸写下，妈妈，我马上回来。对折，放在妈妈指定她站好的地方。

她带自己的橡胶靴去遛一遛。搭着手扶梯上上下下，先是慢慢走，然后蹦蹦跳跳，接着又像女王般挥手。她坐在手扶梯

顶端，看着阶梯吞噬它们自己。如果电扶梯的阶梯不能及时摊平呢？她问自己的橡胶靴，想象着梯级从手扶梯往外溅到走廊上。她想和每个经过她身边的人四目相交，每次这么做，面前的空气就像妈妈看的老电影一般跳动着。她兀自和某个男孩玩着躲猫猫，当米莉告诉他，她找到他了，他的反应是问她头发为什么这副德行，然后用食指画圈圈。

它们是芭蕾舞演员，她说，晚上会从我头上跳下来，跳舞给我看。

噗呼，他说，头下脚上地拿芭比娃娃砸变形金刚，同时还喷着口水发出爆炸的声音。才怪。

米莉坐在女子更衣室的地板上。我知道你可以去哪里买内衣，她对在镜子前面的女子说，对方不断转身，仿佛要把自己钻进地里。不好意思，你哪位？女人说。米莉耸耸肩。两位女士在某个更衣间的门后交谈，米莉从门和地板之间的空隙看到她们的脚，一双赤脚和亮晶晶的 UGG 雪靴。请不要误会我，UGG 靴子似乎这么说。你真认为珊瑚色适合你吗？脚趾缩起来。我以为这是粉红色，它们仿佛这么回话。

米莉和坐在更衣室外的男人一起等，他们都坐在椅子上等女人，从皮包和纸袋后面探头探脑，犹如受惊的小动物。附近墙上都贴着女孩们穿着内衣欢笑、拥抱的海报，男人偷偷瞄着海报上的女孩。米莉想到，那些超大的内衣可能就是给这些巨

大的女孩穿的。

她隔壁的光头男子正在咬指甲，你见过桶装的鸡肉吗？她问。他把手放在膝盖上，用眼角瞄她。我只是坐在这里等我老婆，孩子，他说。

她站在洗手间烘干机底下，因为她喜欢风呼呼吹过头发的感觉，那就像在高速公路上把头探出车窗外，感觉也像超人绕着地球飞。人们一伸出手，烘干机怎么知道要开始送风呢？这真是太神奇了，但是洗手间的女人没注意到，只是惊慌地盯着镜子，想在别人发现之前先找出自己哪里不对劲。

坐在百货公司咖啡馆外围的盆栽后面，她看着马克杯里的咖啡冒着热气。长得像圣诞老公公的男人和脸颊超级超级红的女士越过咖啡，凑向彼此。他们一句话也没说，杯中的蒸气亲吻着他们，在他们脸颊旁和头上轻舞。另一名男子正在用餐，一眼也没瞧过自己妻子，旁边那杯咖啡的水蒸气在空中画出绝美的形状。米莉从未看过这种形状，难道还有其他尚未出现的形状吗？带着吵闹孩子的母亲的咖啡蒸气会呼吸，还会发出疲倦的长叹。

角落有个男子的脸如同树皮。他穿着红色背带和紫色西装，双手捧着咖啡杯，仿佛要阻止杯子飞走。有只苍蝇停在她眼前的植物上。如果每样东西都能飞呢？看着苍蝇在叶丛间跳跃，她悄悄地对自己的橡胶靴说。晚餐也许会飞进你的嘴里，天空

覆满树木，街道还会交换位置，而且某些人可能还会晕船，飞机也不特别了。

树皮脸男子用力吹，咖啡都溅到杯外，蒸气也一分为二，有些往前飘，有些往上飞。他往杯子里盯了几分钟，又再次吹气。

他起身，还得两手放在桌上，才能把千头万绪的自己撑起来。他笔直走过米莉身边，她想与他对望，但是他始终没抬头。那只苍蝇跟着他，在他周遭嗡嗡飞，他伸手往大腿打去，苍蝇应声落地。

米莉手脚并用地爬向苍蝇，两手把它舀进掌心。她把苍蝇捧到面前，又握紧手，起身看着树皮脸男子的背部，目送他拖着脚步走出咖啡馆与商场大门。

米莉在“大尺码女性内衣裤”部门找到背包，拿出“以防万一”玻璃瓶放在两个膝盖中间，转开盖子，将苍蝇放进去。转紧盖子之后，她又拿出“死掉的东西”笔记本和马克笔。第二十九样，她写下，百货公司的苍蝇，字体写得特大的爸爸还从前页透出来。她用马克笔拍打着自己的橡胶靴，拿起玻璃瓶凑到面前。走道对面的塑胶模特儿从内衣裤的空隙里俯视她，他身上的鲜蓝色衬衫有黄色棕榈树，眼镜后方的眼睛似乎很大，仿佛离她只有几厘米。她移动某件内衣裤，只让自己看到塑胶模特儿的膝盖。

米莉拿着玻璃瓶，整个下午都在找金色鞋子。天色渐晚，

最后一扇门关上，一切都陷入一片漆黑——空气、声音、地球——全世界仿佛都打烊。她把脸压在玻璃窗上，双手做成望远镜的模样，看着人们走回车上，带着丈夫、妻子、女友、男友、小孩、奶奶、女儿、父亲和母亲。所有车都开走，一辆都不留下，最后停车场空荡荡，看得她眼睛都痛了。她爬回“大尺码女性内衣裤”部门，从背包里拿出三明治，边吃边从内衣裤空隙里看着塑胶模特儿。他也回望她。哈啰，她低语，却只听到展示柜灯光的低沉嗡嗡声。

等待的第二天

以前米莉认为无论在哪里睡着，最后一定会在自己的床上醒来。她在餐桌上、邻居家的地板上、演出的车上睡着，醒来一定盖着自己的被子，头顶绝对是卧房的天花板。有一晚，她在从车里被抱进屋内的途中醒来。半睁眼的她看着爸爸，原来一直都是你啊，她对着他的肩膀轻声说。



“等待的第二天”，米莉听到高跟鞋喀喀喀地向她走来。她半夜躺成大字形，双脚伸到衣架外。这时她把膝盖靠拢到胸前，抱着膝盖，屏住呼吸，看着高跟鞋喀喀喀地走远。喀喀喀喀。

那双鞋又黑又闪亮，红色的脚趾头往外窜，犹如想爬进鞋子的瓢虫。

她的妈妈为何整晚把她丢在内衣裤部门？

米莉抱着肚子，透过内衣裤的空隙往外望。她知道母亲为什么把她留在这里，却不愿意多想，所以也就不深思。塑胶模特儿依旧看着她，她对他挥手，动作小心翼翼，指头一根根往下垂，最后握成拳头。她还不确定自己想不想当他的朋友，她穿上橡胶靴，从内衣裤底下爬出来，抬头看她昨晚留给母亲的告示牌。

我在这里，妈妈。

她拿下来，折好放进背包。树皮脸男子走向她，拖着脚步经过她身边，笔直走向咖啡馆。米莉跟上，从盆栽后方观察他。他坐下的模样仿佛很痛，接着便盯着他的咖啡。米莉走过去，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

你见过整桶鸡肉吗？她问。

男子先看她的手，才抬头看她。见过，他回答，然后抽出手，手指轻敲着桌子。

怎么样？米莉坐在他对面。是什么样子呢？

就如同字面上的意思，他说。

米莉咬着下唇。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很多死了吗？她问。

每个都死了，他盯着咖啡。